



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

章培恒 主编
陈广宏

晚清小说目录

刘永文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

章培恒 主编
陈广宏

晚清小说目录

刘永文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小说目录/刘永文编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11

(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章培恒,陈广宏主编)

ISBN 978-7-5325-4919-1

I. 晚… II. 刘… III. 古典小说—图书目录—中国—清
后期 IV. Z88: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032 号

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

晚清小说目录

刘永文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8.125 插页 5 字数 677,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919-1

I·2004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光华文史文献研究丛书》序

章培恒 陈广宏

中国古代文史——这里是就其广义的概念而言——的研究必须以尽可能丰富的、可靠的文献为依据；现代文史的研究当然同样如此。这已是文史研究者的常识，但同时又是努力的目标，而不是已然存在的普遍的风气。

这种现象的造成，固然有研究者的主观上的原因，但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量基础性的文献汇辑、整理、研究的工作尚未进行，许多课题的研究者都像处于特殊困境的钢铁工人，得自己去寻矿开采，这又如何受得了？

我们所在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为某些文史研究免去一点寻矿开采之劳。所收书籍的类型和性质不拘一格，但都服从于这一目的。我们不敢保证这些书在内容上一无瑕疵，但却敢于保证其必然出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其在学术上的价值必然远远大于其或有的失误。

除个别特殊情况外，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正在或曾在本研究所任职(含兼职)的教学、研究人员，参与相关科研工作的博士后，从事学习的研究生；其所以以“光华”作为丛书之名，只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处于复旦大学光华楼中，而绝不是自诩丛书本身有什么光华。其实，我们所希冀的倒是成为暗黑厚实、能为花卉提供养分

的泥土。

限于我们的能力和各种条件,丛书的规模绝不会大;它将以同样的版式在也许不相同的出版社陆续出版。

我们的研究所是在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逐步成长起来的,收在本丛书中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研究经费都来自古委会的资助。藉本丛书出版的机会,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感谢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东先生所给予我们的无私赞助,使我们得以开始出版这套丛书。

前言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剧烈动荡、深刻变化的时代。清末民初文学,无论是文学格局、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的形式内容及文学的传播方式,都出现了迥异于往古的变化。在这其中,“小说”的兴盛应是清末民初文学的一大特色,以至于1906年就有人惊叹:“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寅半生)从以往视小说为“小道”到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到小说创作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清末民初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因此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阿英《晚清小说史》以降,许多研究者都参与了清末民初小说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严格说来,对晚清民初小说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的阶段,有待进一步展开。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小说,首先要了解当时小说发表、出版的情况,也就需要有相应的目录,在这方面,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王继权、夏生元先生的《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樽本照雄先生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晚清文学的研究者都深为感谢。然而,清末民初小说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数作品都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包括许多长篇小说也多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当

时,不仅文学杂志,特别是专业小说杂志刊载小说,日报和其他类型的报纸也发表小说。因此,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必须注意它与报刊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报刊小说”的特点,而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全面考察这些“报刊小说”的刊载情况。在上述的几部晚清小说目录中,日本学者樽本照雄以严谨求实态度所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这方面是收罗最为丰富的,但正如他所言,外国学者做小说目录整理所面对的难题主要是资料的缺乏,因此他的目录所用的大都是第二手资料。根据工具书做目录,如果原来的工具书中有错误,则必然导致目录的准确性降低。关于《友声日报》的目录,樽本照雄先生的统计就有许多错误。把《海棠魂》的作者“逸园”写成了“梦和”,《女镜》的作者“軼池”写成了“醒世”,《儒林怪史》的作者“虞公”写成了“庐公”。另外作品的名字弄错的地方也不少。这是因为魏绍昌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2集第30卷史料索引集二(上海书店1996年7月)第262页的内容有错误。《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98页记录了刊载于《滑稽时报》的《倒乱千秋》,时间为:1915年4月以降?而具体时间是:1911年2月28号^①。樽本照雄先生在统计《先施乐园日报》上的小说时把所有小说的登载时间大致定为“1918年8月9日以降?——1919以前”,而《先施乐园日报》在上海图书馆藏有原件和缩微胶卷,是可以查阅小说刊载情况的,由于他无法查阅原件,只能标出大致时间^②。除了因使用二手资料造成错误外,因不能系统、全面地查阅原报刊,许多日报上的小说都不能统计出来,如上海的《新申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和北京的《北京白话报》、《白话捷报》、《北京日报》、《北京时报》、《北京新报》、《大中华

① 《滑稽时报》是《时报》的副刊,不是独立的刊物。

② 这两则记录樽本照雄先生所依据的是:祝均宙、黄培玮《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2集第30卷史料索引集,上海书店,1996年7月。

民国日报》、《公言报》、《日知报》、《中国日报》等都大量登载小说，而樽本照雄先生无法系统地查阅这些报纸。

樽本照雄先生的目录有不完善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新编增版序》和《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新编前言》中已向读者说明：“而中国学者据原物一册一册记录，编成一部可信的小说目录，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尽管清末到民初的小说目录对研究很有必要，但却没有人从事这一工作。因此可以说，这是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第一次编辑整理。因为是在日本搞这项工作，所以就不得不借助第二手资料。日本图书馆馆藏资料的匮乏，使这一工作必然颇费周折。如果在中国大陆有更为充实的小说目录出版，我就打算终止自己的工作。”^①

由于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信的小说目录”，目前，海内外学者在研究晚清小说时大都以樽本照雄先生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为依据。如夏晓虹先生的《近代小说知多少》就是以此书为论据。王宏志在《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导言》中说：“过去不少人都认为在这段时间里，翻译小说比创作小说还多，不过，樽本照雄以非常准确的统计，算出在 1911 年以前，创作小说是翻译小说的 1.27 倍，前者为 1 288 种，后者为 1 016 种。”^②由此可知樽本照雄先生的工作意义之重大。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众多“日报”当中登载的小说和随纸附送的小说，还没有被全部统计出来，特别是关于翻译小说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在研究清末民初的小说时还不能急于得出各种结论。一部全面、准确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完成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去努力。

① 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页。

② 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4 页。

完全没有问题的事,而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却没人肯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夏晓虹教授在她的《近代小说知多少》中指出详实、准确的资料工具书为何无人问津时说道: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夏先生认为:一方面是编纂工具书吃力不讨好,另一方面是我们“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也就是说所做的事情要考虑能否赚钱,夏先生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文学史研究者对近代报刊这一文学史料库藏,至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客观上的原因是:不少近代报刊目前已十分珍贵,一般研究者因财力物力的不足很难看到原件,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主观上的原因是:一些研究者对近代文学载体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尚认识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部分研究者急功近利、避重就轻、缺乏敬业精神使然。研究者写文章大都用二手资料,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资料整理工作。有的学者在写论文时看的是《申报》影印本,影印本有的地方模糊不清,而该学者把看不清的字删掉,不去核对原

件,就把删掉后的段落加上引号引用到文章中^①。有的学者在引用《申报》的资料时没有核对阴历和阳历。《谈瀛小录》刊载时间是大清同治壬申四月十五日,是西历 1872 年 5 月 21 日,《一睡七十年》刊载时间是大清同治壬申四月二十二日,是西历 1872 年 5 月 28 日,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 30 页、《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第 43 页、《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第 23 页在说明以上作品的刊载时间时都把阴历当成了阳历^②。弄错时间是可以理解的,谁也不可能没错误,但几个人都用错同一资料就不是我们小题大做了,说明几位在用二手资料时没有核对,这确实是不该发生的事。在晚清小说的数量还没有弄清楚,准确、完整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近几年来关于晚清的小说史专著已出版了好几本,这样的小说史其中也就难免不在资料上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覆勘之处。

(二)

由于清末民初的小说还没有调查清楚,在研究过程中常常出现常识性错误、得出错误的结论或遮蔽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

① 《文学评论》2001 年第 6 期,第 90 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2)、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然不可牵涉各宗教。”这段话中的“禁忌”后面应有“厌胜”二字。第 87 页引用光绪丁丑(1877 年)十月十七日《申报》署名“寓沪远客”所登的广告,题目为“有图求说出售”,广告正文中并没有“有”,原文为“名曰《图求说》”,该文作者在引用时加了一个“有”字,为何加“有”字作者并没有加以说明。也就是说这部做广告的书到底是《有图求说》还是《图求说》我们还不清楚。

②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0 页;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43、58 页;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3 页。

于润琦先生在《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①中介绍京味小说家时谈到了下列作家：“蔡友梅(损公)、徐剑胆、杨曼青、文实权(市隐)、文子龙(睡公)、丁竹园(国珍)、王咏湘(冷佛)、穆都哩(辰公、儒丐)、自了生、时感生、湛引铭、耀公、涤尘、钱一蟹、尹虞初等。”于润琦先生把徐剑胆、自了生、涤尘当成了不同的作家。张元卿在《近现代天津与京沪通俗小说》^②中引用了这则资料。《中国文学大辞典》^③第6201页介绍《翠花案》时认为“自了生”是“松友梅”的笔名,不知有何依据。如果查阅报刊上的资料就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错误,我在作《清末民初报刊小说目录》时发现了中华民国二年阳历八月六号《爱国白话报》上的广告:“剑胆先生,近世小说大家,前在《正宗爱国报》编辑庄言录,别号自了生,受社会欢迎。现本报敦聘来馆,由今日起,每日在本报正张登载‘庄言录’一版,以饷阅者之目,此启,本馆谨启。”可知“剑胆”和“自了生”是一个人。经过考证,徐剑胆、自了生、涤尘、亚铃、哑铃都是徐仰宸的笔名。

除了作家的情况有错误外,一些小说的连载与出版单行本情况也经常出现错误。田若虹在《陆士谔研究》^④第七章陆士谔小说年表中标明《清史演义》在《神州日报》上的刊载时间为1907年,而实际的登载时间是1912年10月27号,1907年是《神州日报》的创刊时间。

《玉梨魂》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其连载时间和出版单行本时间也经常弄错。刘扬体在《〈鸳鸯蝴蝶派〉新论》^⑤中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② 学说连线网,2004年9月18日发布。

③ 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全8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④ 田若虹《陆士谔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9月第1版。

⑤ 刘扬体:《〈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10月第1版,86页。

谈道：“徐枕亚的《玉梨魂》，自1912年夏初在《民权报》副刊连载，很快引起轰动。印成单行本后，不到两年再版10余次，其后各地均有翻版，销量达数十万册，创下当时小说畅销的最高记录。”“1912年夏初”连载，时间不准确。孙光文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①：“初刊于《民权报》附刊，民国元年清华书局发行单行本，十余年内销至32版数十万册，创民初小说畅销记录。”“民国元年”清华书局没有发行单行本。素素在《前世今生》^②中说：“催人泪下的‘哀情’小说，孕育于晚清，在民国初年突然间横空出世，并迅速风靡上海。自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开始，描写青年男女相爱而不能的小说自成一系，有着跨越前后二十年的‘全盛’期，其题材和主旨被评论者概括为‘卅六同命鸳鸯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也由此获得了毁誉不一的‘鸳鸯蝴蝶派’的名称。”素素把发表时间提前一年。其实《玉梨魂》在《民权报》上发表的时间为：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三日至中华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连载结束后出版单行本的时间为1913年。

除了知识点的错误外，由于我们不能尽量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往往在研究过程中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精英文学作家为知识阶层创作作品，这些作品对读书不多的百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而这些小报作家就成了普通百姓精神食粮的制作者。由于我们一直重视对精英文学的研究，像徐剑胆这样的通俗作家则一直未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另外由于众多报刊散存于各地的图书馆，研究者不便查阅这些连载小说，这必然影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甚至认为清末民初北京小说没

① 孙光文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出版，1995年12月第1版，200页。

② 素素：《前世今生》，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4月第1版。

有发展,其结果是论文和专著都很少提到这位当时在小报作家中成绩斐然的通俗小说家,而实际上,徐剑胆是一位特点突出、创作精力极其旺盛、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通俗小说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至1940年,四十几年共创作各类小说两百多部(见表一,这只是不完全统计),他创作的小说大都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出单行本。

由于资料缺乏,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不但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还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例如对清末民初北京的启蒙白话报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研究就十分薄弱。

清末民初的北京仍为传统势力强大的政治中心,无法形成公共领域,政府动辄逮捕报人、杀害报人、封闭报馆,一些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寻求有限的空间来创办报刊。这有限的空间则促成了北京的白话报刊具有独特的品性,其周围聚集了蔡友梅、徐剑胆、庄荫棠、儒丐、市隐、辽隐、浮鸥等一批小说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京味特色的通俗小说(见表二)。

加上《顺天时报》^①149篇、《小公报》62篇、《北京白话报》的另外122篇(因篇幅的限制无法全部列入表中)、《商业日报》85篇、北京《益世报》189篇、《小小日报》109篇、《实事游艺白话报》15篇、《实报》20篇、《实报月刊》10篇,共计1123篇。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而樽本照雄先生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登录的北京地区与报刊有关系的小说仅有120篇,目录如下:

① 蔡友梅于1912—1918年间在《顺天时报》上先后以损、损公、老梅、退化笔名发表了:《新侦探》、《营中赴会》、《二十世纪新现象》、《孝子寻亲记》、《脑筋病》、《感应篇》、《张军门》、《家庭魔鬼》、《潘老丈》、《伶人热心》、《海公子》、《汪大头》、《大劈棺》、《大小骗》、《姚三楞》、《苦女儿》、《刘瘸子》、《贺新春》、《金永年》、《两捆钱》、《奉教张》、《王小六》、《苏造肉》、《王善人》、《骗中骗》、《钱串子》、《粉罗成》、《小世界》。

《阿英》评讲聊斋,北京·群强报,1915年。

《阿玉》,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白公鸡》,损公(蔡友梅),《国强报》,1919年7月14日—10月18日。

《笨老婆养孩子》,(丁)竹园,《竹园白话五种》,北京·爱国报馆,民国初年。

《不了缘》,冷佛(王绮),爱国白话报刊,1913年。

《曹二更》1卷1册(新鲜滋味^①),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陈妙云》,耀臣,北京·实事白话报,1919年。

《陈云棲》,尹箴明,北京·群强报社,1915年。

《春阿氏》5卷18回,冷佛(王绮),北京·爱国白话报馆,1913年。

《慈母泪》10回1卷,李光臣,京话日报社,民国年间。

《翠花案》,自了生,北京·富花印刷所,1914年7月。

《翠花案》,自了生,北京·爱国白话报社,1915年。

《达威德侦探记》,《京话日报》,1913年。

《大樱桃》,蔡友梅,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董新心》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恶魔记》(寓言小说),北京,小公报本,民国年间。

《二家败》,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范希周》(庄言录),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方圆头》(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非慈论》(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

① 表示刊载栏目。

初年。

《风流鬼》，尹虞初，《京兆民报》，民国初年。

《凤求凰》，自了生，北京·爱国白话报本，1912年。

《凤仙》，尹箴明，北京·群强报社，1915年。

《姑作婆》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观活搬不倒记》，(丁)竹园，《竹园白话五种》，北京·爱国报馆，民国初年。

《观活搬不倒儿记》，丁竹园，《北京爱国报》，1906年6月。

《鬼吹灯》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郭孝妇》，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黑籍魂》，徐剑胆，北京·京话日报本，1918年。

《黑奴传》，斯土活夫人著，佚名演述，《启蒙画报》第8册，1903年。

《红泪痕》10回，钟天籁，北京·天民报社，1913年12月。

《红泪缘》10回，南天籁，北京·天民报社，1903年。

《花甲姻缘》，损公(蔡友梅)，民国间剪报本。

《花甲姻缘》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花鞋成老》，徐剑胆，北京·京话日报本，1918年。

《华大嫂》(庄言录)，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宦海大冤狱》(社会小说)，徐剑胆，北京，小公报本，民国间。

《皇帝祸》1卷1册，徐剑胆，京话日报社排印本，民国年间。

《回头岸》，蔡友梅，北京·京话日报社，民国年间。

《慧娘》，耀臣，北京·爱国报本，宣统年间。

《皇帝祸》1卷1册,徐剑胆,京话日报社排印本,民国年间。

《妓中侠》(警世小说),剑胆,《爱国白话》,1969号—1982号,1919年3月14日—27日。

《贾孝廉》,徐剑胆,爱国白话报剪装本,民国年间。

《胶皮车》,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金茂》,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井里尸》(实事小说)18回,上下册,冷佛(王绮)编述,稚民校订,爱国白话报,1915年12月。

《苦鸳鸯》(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库缎眼》(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兰蕙齐芳》(德育小说)26回,李光尘,京话日报社。

《烂根子树》,(丁)竹园,《竹园白话五种》,北京·爱国报馆,民国初年。

《李傻子》(庄言录),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李五奶奶》,徐剑胆,北京,小公报,民国间,铅印本。

《理学周》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连环套》,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菱角》,耀公,说聊斋第一册。

《刘二爷》,徐剑胆,北京,小公报,民国间,铅印本。

《刘军门》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刘军门》,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

《露天地里养病》,(丁)竹园,《竹园白话五种》,北京·爱国报馆,民国初年。

- 《驴肉红》，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 《麻风女》，耀亭，北京日报小说五种第四。
- 《麻花刘》1卷1册(新鲜滋味)，损公(蔡友梅)，京话日报社，民国初年。
- 《麻希陀》，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1年。
- 《卖国奴》(警世小说第三种)，徐剑胆。
- 《蛮女招祸记》，徐剑胆，京话日报本，民国间。
- 《毛厨子谈臭肉》，(丁)竹园，《竹园白话五种》，北京·爱国报馆，民国初年。
- 《毛厨子谈臭肉》，丁竹园，《北京爱国报》，1906年6月。
- 《貌相奇缘》，自了生，北京，爱国报社，1912年。
- 《梦狼》，尹箴明，北京·群强报社，1915年。
- 《缪夫人》，梦梦生，北京·京话日报本，1914年。
- 《灭门令尹》(时事小说)16回，臣朔编，北京·益世报馆，1917年11月。
- 《奈何天》8章，冷佛，北京·爱国白话报馆，1912年4月。
- 《牛魔王》，时感生，北京《国强报》，民国初年。
- 《七妻之议员》(警世小说)，徐剑胆，京话日报社，民国间。
- 《奇巧团圆》，秋吟，北京·群强报社，1912年。
- 《奇狱》，耀臣，北京·爱国报，1909年。
- 《巧循环》，自了生，《北京爱国报》，1912年。
- 《情天宝鉴》12回，毛谷生，京话日报馆，1913年。
- 《请看官场之现形记》第4、25回，(李伯元)，北京《爱国报》，1911年3月30日—4月28日。
- 《秋风秋雨》，梦梦生，北京·京话日报本，1914年。
- 《人人乐》，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
- 《如是观》(警世小说六第五种)，徐剑胆。
- 《赛刘海》，蔡友梅，北京·国强报本，民国年间。